

东风传信

记录生活的光……

“过了深叻，一路好茶。”

在开往宁海深叻的车内冒出这句话的，是著名茶文化学者竺济法。我与老竺20多年前相识，当年我做记者跑农村，他在县委从事新闻报道工作，也算同行，这些年他则致力于茶文化研究与传播。

今年开春，与老竺聊起茶事。他说，现在宁波的茶产业可用“五颜六色”来概括：茶树有绿白黄红兼复色，制成的茶叶有绿茶、红茶、白茶、黄茶、黑茶……

我很好奇：“啥时让我实地见识一下呗？”老竺一口应允。

因为疫情等原因，预定行程延迟了好几次。直到今年中秋，两次台风先后影响宁波之间，我们才有了这次色彩斑斓的茶山之行。

(一)

竺三喜，天顶山茶场的场长。名如其人，竺三喜脸上总是露着笑意，十分讨喜。中午，我们在他家中落脚。

他家有一个茶室，10多平方米的一面墙上，挂满了各类奖状。代表中国茶叶最高水平的“中绿杯”“中茶杯”评奖，他屡有斩获。去年宁海县“望海茶杯”斗茶大赛中，他选送的裕竺牌望海茶，一举获得“创新绿茶创新特等奖”等4个奖项，创“望海茶杯”斗茶大赛之最。在深叻的各大茶场中，他是实至名归的获奖大户。

吃完中饭，我们登上竺三喜的茶场。天顶山，名取得顶天立地，却是附近一座海拔仅300多米的小山。不过这里山上茂林修竹，郁郁葱葱；山间云雾缭绕，经年不息；山下泉水淙淙，溪流映带。当地人俏皮地称这样的地形是“山顶戴帽、山腰系带、山脚穿靴”，是最佳的茶园生态。

茶园环境好，茶园的主人竺三喜更是一位45年前就与茶结缘、30多年前就创建茶场的老茶人了。

1977年，20岁出头的他曾管理村集体茶场3年，初识茶事，与茶结缘。1980年，他创业开办了宁海溪滨电器厂。十年间，维持生计没有问题，但发展壮大却遇瓶颈。1990年，宁海县望海茶、望府茶等名茶研制方兴未艾，勾起了竺三喜对茶叶这个清香绿色产业的眷恋。他果断歇业关厂，



竺三喜 (汤丹文 摄)

承包集体茶场100亩，创办天顶山茶场。

2000年之后，他又陆续租赁部分山地、梯田开发茶场。现在，茶场已发展到300亩，老茶园全部作了更新改造，换上了浙农117、乌牛早、迎霜、白茶、黄金芽等优良品种。最早开发的那部分茶园，已经连续10多年获得有机茶认证，后来开发的也按有机茶管理。

山土肥沃，精耕细作，裕竺望海茶长势好，叶片肥厚，汁多耐泡。在茶客们眼中，竺三喜的茶有“口粮茶”一说，也就是茶品质价格实在，可供日常饮用。

这些年，竺三喜重修了通往各个茶园的路。天顶山虽不高，但修路还是费钱，尽管有政府小部分补助，他个人还是掏了好几十万元的腰包。

当我们登高眺望茶园，茶树一垄一垄纵横交错，如大地上织出的绿毯，而路边的柿子树正挂着果实，一派初秋景象。我们顺手摘了几个柿子，一旁的竺三喜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，冷不防感叹了一下：“我的家产都在山上啊！”

的哥哥来串门，与我们聊起他这个小妹。“起先我是反对她做红茶的，搞点绿茶，养家糊口，绰绰有余，宁海人一直做绿茶嘛。”

但胡亚成天生有一股执拗的劲。而大哥最终的改变是在某天，当他路过胡亚成制茶的房间时，突然闻到里面飘出若有若无的兰香馥郁之气。这正是胡亚成新焙的红茶在放置一夜后所散发出来的。

成了！大哥欣喜之余，为小妹的这款红茶取了个诗意的名字：“明雾”。而明雾野生红茶也不负众望，在国饮杯全国茶叶评比中获得一等奖。

我问胡亚成，一辈子做茶，累吗？值得吗？

胡亚成坦陈心路：“当然辛苦，有时还担惊受怕。”

做茶叶最怕春天霜冻。胡亚成的许多茶园在山坳间的竹林下，容易受冻。“山顶山峰上的茶园虽然海拔高，但开阔通风，霜冻的影响反而小。”她说。

其实，能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做茶叶的，都有一种如胡亚成这样的信念或者说执念：要么不做，要做，就做最完美的。

制茶，就是要通过一道道细致到位的工序，把茶叶内质中最好的东西激发出来，不用心怎行？支撑他们做下去的，也并非财富的迅速积累、利益的诱惑。据了解，这样规模的家庭茶场，一年辛苦下来，刨去各类开销，收入也就二三十万元。



望海岗

(三)

我是第二次上太阳山，太阳山茶场的李巧红是个传奇。

李巧红，大名李京珊。如果说竺三喜、胡亚成修路是为了种茶，而李巧红则是因为先修的路，才种的茶。

太阳山上原来有个清隐禅院，已经破败。21世纪初，有信众想从山下的双湖修条水泥路以便上山，筹划了三次都未成。

李巧红的父亲是山下的双湖村人，母亲则是来插队的上海知青。2002年，李巧红从上海来双湖，闭门复习备考托福，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、工作。这之前，她已在上海通过做小生意赚下了20万元，这也是她的学费钱。在当时，这是一笔巨款了。

一次，村民们在桥头聊起修路的事，李巧红的父亲没来由地冒出一句：“这事啊，也就我女儿能行。”

说者随意，听者却上了心。李巧红性格中有着女孩子少有的勇猛，也很“独”，一条道走到黑。当时她想得简单：“大不了把这20万元贴进去。”这时的李巧红已考取了厨师证，想想这些钱去澳工作或许两三年就可以赚回来，她就放手一搏了。

父亲这牛皮是吹出去了，临了却是坚决反对：一个小女子，管这些闲事干吗？但李巧红还是一根筋，父女因此反目。她上了山，边修路，边承包茶园维持生计。让她没想到



李巧红

的是，这条5.4公里的山路与太阳山上的茶园，要与她纠缠一生了。

原本10万元的修路预算，随着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飞速上涨，涨到上百万元，李巧红欠了一屁股的债。但她承包的茶园也从几十亩增至200多亩。去澳大利亚的事自然不提了，倔强的李巧红把根扎在了这山上，她以茶园为家了。

我曾问她，当时一个人上山，不害怕吗？“说不怕，是假的。当时住在茅草屋里，为安全，竹架床抵住锁不了的竹门，傍身的就是一把砍刀，一个户外矿灯，还有一部手机。山上没有电，要隔个两三天，去山下充电。”

但这个弱女子坚持住了。2006年，茶场初创后首次开摘鲜叶，父女也和好如初。然而，意想不到的，第一次上太阳山的老父，不小心摔下山沟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
李巧红伤心了好几个月，不愿上山。但最后，她想通了：太阳山的这条路，山上的这片茶园，就是她的缘，她的命。

(四)

在深叻，一路行来经过的茶场，都有着万千气象般的地名：七星塘、天顶山、太阳山、望海岗、盘龙山……日月星辰大海占全了。

这些地方还有着动人的故事，像七星塘，当地传说古时有七位仙女下凡，在此沐浴，后化为天上七颗星星。

茶，为南方之嘉木，集天地之精华，由这些地名也可见一斑。

七星塘茶场负责人戴华军介绍：许多年前，有位老人在茶山上，看了一辈子茶叶。到了95岁，老汉竟发新齿。而从茶山返家养老后，没多久就无疾而终。

历史上，曾经最为出名的宁海茶叶出自县城东北部的茶山之上。山上的宝严院出过一种禅茶，北宋时期，“僧宗辩拂之入都，献蔡端明襄，蔡谓其品在日铸上”。蔡襄是北宋的权臣兼书法、茶学大家，而“日铸”又是宋代越州的贡茶，被欧阳修赞为“两浙之品，日铸第一”。可见当时宁海茶山僧人进贡茶叶的质量之高。

没有去茶山，来了深



俞国平

叻，老竺自有其道理。当然首先这里是他的籍贯地；其次，深叻的茶产业在宁波可谓一枝独秀；目前全宁波的有机茶2000余亩，主要在宁海，深叻就占了1370亩，名茶好茶更是层出不穷；再次，宁海茶叶的公共品牌“望海茶”的原产地也在这里。

望海岗海拔931米，是宁波第二高峰。30多年前，老竺曾写下如下文字：“晴好时日，登高远眺，可见东海樯桅点点，影影绰绰，海天相连，望海岗由此得名。茶以山名，故名望海茶。”土地肥沃，云雾缭绕，成就了这里适合茶叶生长的独特小气候。

“禅茶一味”，此言不虚。若探究近代深叻茶叶种植之源头，也要从望海岗上的海云寺说起。清朝年间，山上的海云寺僧人播下18颗茶籽，后来长成18个大茶蓬，成为望海茶之祖。

1957年，当时的马岙村派驻村民上山，开始开荒种植茶树。马岙大队因此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

多彩茶人

路

汤丹文



盘龙山茶场的“大茶壶”已成网红景点 (汤丹文 摄)

照片除署名外，均由受访者提供

在望海岗山麓俞氏茶业的盘龙山茶场，有一把巨型紫铜茶壶在蓝天的映衬下，凌空注水。它高4.5米，宽6.8米，用4.2吨紫铜铸造而成，为同类茶壶中世界之最，已成网红景点。

盘龙山茶场是宁波五洲机械有限公司的老总俞志秋承包520亩茶园而建，去年通过有机茶认证，远景目标是建设高标准的园林式生态旅游休闲茶园。据说，光是请中国美术学院进行规划设计，就

花了好几百万元，建成后总投资预计数千万元。

工业反哺农业，这是乡村振兴的希望，更是一个企业家的远见卓识。

两天时间里，我们行走在宁海深叻这条多彩茶路上，感受着竺三

第一次见李巧红就加了微信，当时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形似佛手的茶叶的照片，我看得出她对茶的痴迷。而这次，我更感受到她心中的茶世界，是五颜六色的。

老竺告诉我，除了黑茶，李巧红什么茶都会做，这在宁波茶叶界实为罕见。在宁波，她的茶场品种最为丰富，单位面积的产值也最高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她遍寻名师、不断自我修炼的结果。

绿茶自然是看家品种，许多年前，李巧红跟宁海当地的著名绿茶制茶师胡达科师傅学习，六七年后出师，拿下绿茶“中绿杯”金奖。为制红茶，她特地去了安徽祁门学艺，加上一众茶叶专家的悉心指导，所制红茶获得“浙茶杯”金奖。制黄茶，她历经万难，2018年拜了黄茶“平阳黄汤”非遗传人卢立浣为师。第二年，她选送的黄茶就获得了“蒙顶山杯”金奖。这国内黄茶的“蒙顶斗茶”相当于江湖武林的“华山论剑”，李巧红扬眉出鞘，一剑封喉！

在日常生活中，李巧红却游离于世外。她是素食主义者，从不看电视，山上也没有电视信号。除了茶事，也绝少与人交往。当许多人打出“望海茶”的品牌，她坚持用自己的品牌“岳峰山”。

中秋那晚，我们留宿在太阳山上。三级厨师李巧红，特地做了一道拿手菜：红茶叶末烤肉，不放酱油，只施糖、盐。李巧红还给我们端来了自酿的茶酒。微醺之余，我们仿佛也品咂到李巧红浓烈却清逸的人生。

义建设先进单位。1982年，望海岗出产的茶叶代表宁海县参加全省名茶评比大赛，成为宁波市唯一也是第一个省级名茶，“望海茶”品牌始创。

我们来到望海岗村，一幢幢类似城中的“叠墅”，镶嵌在连绵的茶山之间。一览众山小的望海岗村民们的生活，近乎“乌托邦”状态——如今，他们还是按时出工，按出劳力的多少计工分。曾经有媒体称，望海岗村，是中国最后一个计工分的“人民公社”。

每年春茶上市，望海岗名茶不愁卖，因为这里是望海茶原产地，客户纷至沓来。茶园之所以未分到每家每户，也是因为品控的需要：25户人家，30多个劳力，400亩有机茶园，如果分给个人经营，难免各做各的，影响望海茶原产地有机茶的品质。

接待我们的望海岗村负责人俞国平，在山顶建起了他的“仙余粮”家庭农场，中秋节还在开地种植新引进的黄精。他说：“望海岗村想要发展，还是要修路。上下方便了，才能按照规划，把望海岗建成弘扬茶禅文化的生态颐养休闲区。”

俞国平口中的这条路，指的是茶场两处乱石路，其中之一是从村东侧到峰顶。俞国平说，目前他最重要的工作，一是带领管理好村里的400亩茶园，管控好茶叶品质，让原产地望海茶不负众望；二是经营好家庭农场的黄精产品。5年前，他与朋友合资投资，今年刚开始收获，已注册“望海岗931”商标。

喜、胡亚成、李巧红、俞国平、俞志秋等茶人们的精彩人生，真切地体会到茶业是绿色生态产业，更是美好共富的事业——它改变着山乡，更改变着茶人们自己。毫无疑问，这条多彩茶人路，会越来越宽广！